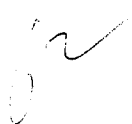


廣東文史資料

第七輯

(内部发行)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廣東文史資料

第七輯

(內部發行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

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

1962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1963年9月第二次印刷

广东文史资料

第七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編

广州市解放北路22号

广东人民出版社印刷

196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1953119

定价0.80元

北洋海軍参加光复及护法之役 的一些史实

陈弘毅(遺稿)

一

辛亥夏，广东黄埔水师魚雷学堂(海軍学校之旧称)第十二届毕业生十二人被派往北洋舰队实习，先由南北洋海軍統制薩鎮冰甄选，以六人派在鏡清练习舰，四人派建威炮舰，余二人則以有近視病退回。其时海軍的当权者，已开始有将海軍垄断为一派系所专有之意。故事前坚不接納粵校生加入北洋舰队，后終以海軍大臣譚学衡力持正議，才让粵生前去。(譚系粵人，粵校第四期毕业，时清廷預备立宪，以譚任海軍大臣。)

在鏡清舰之见习生是何瀚瀾、陈弘毅、伍自立、何緯玻、李继珩、李孟亮六人。同时派来鏡清任教練官的陈复是留东海軍第一期归国生，亦粵籍。羈人海客，风雨同舟，异地乡音，倍易亲密。課余叙談，由日常生活至国家大事，由入学初衷至終身愿望。及武汉事发，我輩論題漸由清廷失敗，回溯到入主中土之暴虐，青年意气，相与激昂，咸同情于孙中山先生之民族革命，以为当前时势，正宜乘机发动，可以以一舰扩展到全軍，从而攻占一地，以及全国，达到推

翻清室，还我山河。于是互相信賴，密謀响应革命，此系在开辦象山軍港时边学习边測量中謀及时事之情况。及革命声势风起云涌，长江下游一带情势浮动，鏡清遂被調駐南京任防卫，鏡清舰长宋文瀾，中山人，系早期的留美生，年已五十余，以資深为沿江駐舰队长。南京总督为张人駿，踞龙蟠虎穴之形胜，拥有强大陆军，今又来海舰增防，方以为革命党不足平，而不思种族恨深，攻守势异也。宋任队长，于我們密謀进行，更觉有利；陈复在东京已加入同盟会，于沪宁各地联络已反正的軍政人物，探取情报深資便利，而且与駐宁日領取得掩护，行动上尤为方便。时軍中承平久，同人談笑如春，于我們未尝有疑惑者。虽有滿人胜琳为帮帶，亦了无猜忌。至于未反正地方之軍政人物，則以前年，通济舰駐防安庆时，曾有过协力平弭徐錫麟革命之功，故对海軍人士尤为另眼。既而陈复在苏州都督程德全处取得招納文告，面交宋，旨在要求和平反正，宋受之，翌日，宋遽集全体員兵表示不能負义背德，并勉各人尽忠职守，将来文撕毀，而不言文之所从来。陈知宋厚重，无魄力，不可与有为，不有行动，决不能成事。因与同人重坚前約，即日移居日領署。嗣此之后，水陆两方日有交接，陈托日人运到手枪炸弹，由我們接运至舰上，各密藏臥榻待用。我們学生仓之下是热烘烘的車房，当时并未顧慮到意外也。舰上值更(勤)之責全由同学六人輪值，海軍通例，值更官無論平时战时代表舰长执行法令，有高度权威，关于交通来往的检查，概由值更所掌握；以故我們来往及携回之武器，得以順利无阻。正在这时日里，革命消息一般有进展。时袁世凱任清廷內閣，独負軍政大权，已在沪举行解决时局會議，而故为玩弄权术，另以重兵循京汉路南下，义軍方面頗受威胁，少有挫損。同时有

些已表示反正疆吏，复阴持两端。正在此时，宋以队长名义召开會議应付时局。我們即時飞报陈，會議甫开，陈已携敢死队二人登舰，我們亦即各出武器加入，徑闖議所力陈大势，必須利用时机，造福汉族；各舰长对突如其来的变故，相顾无言。久之，有楚观舰长吳义南起言，表示絕對贊同，余皆无異議。于是我們紧急部署一应必要的措施；先将各舰长留住，要求各手令本舰升火待发，交由我們轉送。各舰原有練習生，多少不等，大都以烟台校生为多。当传达时，我們略告以首义經過，并以今后舰上諸事請分負其責，共同戮力，青年同学一致表示热烈同情；而在鏡清本舰則对集体宣布一切，相与狂欢庆幸。約經過三小时，各舰准备已妥，即以武装护送各舰长归本舰，交代既訖，星夜由鏡清发号施令，掩蔽舰上灯火，領队联下鎮江，同队九舰，自下关拔錨启行。其上則为獅子要塞，刁斗森严中，竟能兵不血刃，順利完成首难，疑有天助。軍舰至长江夜航，可以說非遇金草不为，以是对水道不无生疏，鏡清吃水十余尺，至烏江擱浅，同时有舰二艘，火焰冲天，自远远而来，各皆色然准备应战。稍近，各通报舰号，問所由来，知是由安庆到南京归队，不遇，故兼程下駛，至是归队共同行动。越早，至鎮江，都督林述庆对全队慰劳称頌有加，随介紹船員正式加入同盟，帮带胜琳即日解职，交都督府发落，資遣北回。其余概无更动。越数日，复由鏡清率舰数艘夜袭南京城，裹发共百余弹。城中兵民忧于海炮之声威，人心大为浮动，不数日，南京遂告光复。

南京临时政府成立，以黃鍾英为海軍总长。黃原是海琛巡洋舰舰长，四川路潮作，海琛即派駐武昌防卫，革命軍兴，黃以陆上要塞林立，江上又无用武余地，且秋汛已过，

吃水又深，不能退出，不得已支吾其間，至此得附于武汉首义之列，近水楼台，有由然矣。陈复得叙海部上校参事。政府成立之日，曾派故海軍提督邓世昌之子来舰慰劳，称为光复海軍第一功。民元春，和議成，孙中山先生託位于袁世凱系由鏡清护送至津轉京，至袁氏盜国以后，北京政权所及之地，紛紛起用旧人，时移世变，新旧两方，齟齬諸多，为第二次革命布下了种子，这是后話不提。而我們亦自此与党脫节，当日同事諸人又皆分散，海上游弋少所聯絡，无复相与再談光复事者。

二

袁世凱盜国，做了八十三日洪宪皇帝，举国人民奋起声討，卒以憤懣死，依法由副总统黎元洪继总统位。

段祺瑞为人刚愎自用，自以为北洋夙将素輕視黎，至是出任国务总理，与黎复多侵凌，齟齬迭起，竟成“府院之爭”，寢且逼黎下令解散两院，黎不可，海长程璧光，外长伍廷芳等义其事，思有以匡之，顾长江以北悉属北洋軍閥势力范围，既不可以理喻，又不可以力爭，計非南迁不可，于是而有开府广州之拟議，以告孙中山先生，表示贊同，程因此說黎，黎亟可之。

初，中日甲午之战，程为广丙舰长，黎于某舰为輪机副，大东沟之役，全軍复沒，黎飘流海上多时，得救后回部轉陆軍，程黎有过共同患难一段历史，今且事亟至此，一言投合，非偶然也。自此，黎悉以南下大計委程。

程微服至沪，即召海容巡洋舰长杜錫珪、海筹舰长林頌庄密为部署，以杜林二人資深，在浓厚的閩系气势中有呼应力，可資提掣，杜小有才，善揣摩，常以小忠小信得程欢，

故程使参与大計。

当时訂定，程先率海圻等舰南下，預为开府布置一切，其余可用之舰悉集长江口，杜林二人分駕容筹二舰至津，轉京迎黎，归途順領各舰一同到粵，尽以殿后之責任杜（并即支发开拔費二十万元，时我在杜舰任軍需，此款由我亲在盐业銀行签領，我时預其間，故此事唯我稍知梗概）。

議既定，程即先南发，越三日杜林二人駛津由京津路入京，遽为段所阻留，优待于寓中，既而一若甚关心海軍也者，語杜曰：“时势艰难，海軍責任非异人任，现据报原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已随程去，該队不可无人主持，原第二舰队司令徐振鵬粵人，与程关系深，終不放心，政府将欲于人事上調动一下，你們来得正好，即以你两位担任第一第二队司令之責，定能仰体政府重視海軍之意，少减政府海上的顧慮。”次則問及此来行止，此时杜已为名利所动摇，（既升司令，又可干沒二十万）又懼于段之权威，不能隱，尽吐其实，更深得段嬖，贊賞不已；仍令二人入覲，护法大計，至此遂尽为杜所破敗。

程既为杜所卖，海軍舰队遂成为平分春色，从此南北两方各不相犯，所謂护法云者，亦仅有其名。

当时中国海舰之总吨数約三万吨，比不上外国一只战斗舰之吨数，以如此大国，如此綿长之海岸綫，而仅有这渺小不足道的海軍，不能不使人致恨于北洋系之无远见也。

（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）

辛亥革命后广东海軍概况

黃 雄 高鴻藩

清政权时代，广东省已設有水师提督，掌握全省江海防軍务。在辛亥革命前，李准任水师提督，人称为李軍門，水师行营設广州南堤，督管全省江海各舰艇。

自从辛亥革命推倒清政权，軍政制度，有所改变，广东省的江海防，初期設海軍司，以胡毅生任司长，接理前清水师提督的任务；后因划分江海防两部分管理，則又分为海防办事处，和水上警察厅两机关。李和任海防帮办，統率广海、广金、广玉、宝璧、保民、广庚等出海軍舰。水上警察厅厅长，則由广东省警察厅长陈景华兼任，管理江大、江汉、江固、江巩、广元、广貞、广利、广亨、东江、北江、龙驤、广安、雷龙、雷虎、雷中、雷乾、雷坤、雷坎、雷离、雷震、雷兌、雷艮、雷巽等大小内河舰艇，共有百余艘。

一九一三年，癸丑革命失敗后，袁世凱死党龙济光率济軍入粵，夺取广东省軍政权后，改委蔡春恒为水上警察厅厅长，黄伦苏为海防帮办。一九一六年袁世凱称帝后，粵桂两省組織护国軍，合力討伐龙济光，共推岑春煊在肇庆設立都司令部主持其事，朱执信轉介中华革命党人魏邦平为攻城司令兼广东省江海防司令，統有广东省江海防舰队的一部分舰集中西江。时宝璧停泊在省河，周天祿任該舰副舰长，用斧头杀死該舰舰长，乘夜駛出省河，响应魏邦平。李福林又在

河南率領民軍宣布獨立，龍濟光乃于一九一六年接受瓊崖礦務督辦，率領他原有的軍隊，離開廣州，到海南島去，並騎去保民、廣元兩艦。

龍濟光倒台後，在桂系軍閥莫榮新主持廣東軍政時，委周天祿為海防幫辦，申葆藩為水上警察廳廳長。

一九一七年，龍濟光由海南島派軍渡過雷州半島，企圖反扑，廣州方面，出師討龍，水陸兩軍齊發，海軍派出廣金、廣玉、寶璧、雷龍等艦，由海防幫辦周天祿統率，從廣州出發，到達目的地，負責警戒巡邏海面，截斷龍軍海面交通，曾遇龍軍帶去的保民軍艦，停泊在秀英炮台前海面，廣金等艦即與保民軍艦發生海戰，保民軍艦在秀英炮台掩護之下，廣金等艦未敢深入，只有遠距離發炮威脅其來降。陸軍在陸地進攻，肅清了高雷龍軍後，海軍則掩護陸軍渡海，登上海南島，經過十多個月的時間，龍軍始完全繳械投降。

在一九一七年七月，海軍總長程璧光，率領北洋海軍第一艦隊海圻、海琛、肇和、飛鷹、永翔、永豐（後改為中山艦）、楚豫、福安、同安、豫章等十艘艦，以護法名義，離開北方，駛到廣東，初設總部於黃埔公園（長洲平崗墟之基邊）租賃几只紫洞艇為臨時辦公地，各艦乃就近停泊在新洲黃埔河面一帶。艦隊司令為林葆懌，後易林永謨，總部設在黃埔不久，又遷到廣州長堤海珠島，改為海軍部，仍是程璧光任部長。當時督軍陳炯明以程璧光是廣東人，常懷去程之心，適當時酝酿民選省長，程璧光的呼聲最高，陳炯明心內更忌，乃暗中買凶刺程，一日程璧光因事入城，回返到長堤碼頭候艇過海珠，卒被凶手開槍行刺，中彈倒斃，程死後民選省長也沒有舉行。

程璧光死後，北洋海軍方面，表面上，似無發生什麼

事，但是暗中存有怨恨心；而舰队方面，則派別暗潮（福建、广东、东北三派）又萌生起来。

一九二〇年，陈炯明从福建率領粵軍，由汕头攻入广州，赶广西軍返回广西，广东軍政权，从此由他掌握，乃改委龙荣軒为水上警察厅厅长，設办事处于南堤（旧水师行营）。龙接任后即将东西北三江和珠江三角洲一带河道，划段分派舰艇常川駐守梭巡，保护商船往来，維持交通，責成段舰負起水上治安責任。

这个时候，北洋海軍舰队方面，派別暗潮斗争日高，舰員心理有些动摇，孙中山认为舰队軍心不一致，对于革命不利，乃有收复北洋海軍舰队之心，密派温树德（同安舰长）担任秘密分头运动各舰非福建籍的員兵（海軍內势力最大的一系）团结在一起，待时在舰內做內应；另一方面，委陈策为长洲要塞司令，到时指揮长洲魚珠等炮台发炮协助；复招集人員，开了一个秘密會議，指定温树德，带队担任騎泊在黃埔新洲河面的北洋舰只。馮肇宪、丁培龙、招桂章等担任夺泊在白鵝潭的北洋舰只。約定時間，一齐动举，用小火輪暗藏武装人員，以送公文为名，駛靠舰傍，乘舰无准备，一齐蜂涌过舰，先行監視舰上員兵，封鎖舰上軍械庫，强占舰上炮位，禁止舰上員兵行动，集中他們在一处候命。會議商妥后，选择星期日，各舰休息放假時間举行（休息日各舰长都离舰到广州寻乐），按照會議計劃进行。在約定举行的日期，温树德先行騎了北洋舰队往来黃埔广州的差遣小火輪，利用該船，暗藏武装人員，将原有船上人員監視，装成差輪，好象平时一样，由广州直駛黃埔，先袭海圻、海琛两舰（两舰是主力舰），然后用这两舰的炮火，威胁肇和、飞鷹等舰。同时炮台上亦开炮威胁，在双方武力威胁下，飞鷹等

舰无法抵抗，因此表示投降。泊在白鵝潭的各舰，由馮肇宪等分乘小火輪，暗藏武装人員，以送公文为名，駛靠舰傍，一齐蜂涌过舰，虽經過些少抵抗，但是舰长不在舰，无人指揮，又无准备，終乃屈服。两处北洋舰已經收复，随后清除一些員兵，舰长則从新委派，海軍司令改委温树德接充，陈策則委为广东省海防司令。

温树德当时虽經委为海軍司令，但是各舰长均是孙中山选委，感觉到自己不能掌握实力，只有一个司令的銜头，于是暗中唆同豫章舰长潘文治，率同同安舰两舰北逃去了。

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背叛孙中山，派兵围攻总统府，孙中山只身离开观音山，逃往永丰舰暫駐，陈炯明派陆军沿长堤和河南沿岸布防，孙中山即召集省河附近各舰长，开紧急會議，随即乘坐永丰舰，率同泊在省河各舰，駛进省河，开炮向两岸防軍射击，岸上陆军也开炮和机枪向各舰还射，相持历时几个钟头，最后永丰等舰駛到白鵝潭河面寄泊，其余各舰也在就近下碇。孙中山急电許崇智回师討陈炯明。（当时許崇智軍北伐进入江西省）另一方，則誥誡陈炯明，促其懺罪改过。但是陈炯明反抗到底，并由四邑調叶举部队数营到广州，环駐白鵝潭两岸长期防守，准备对付永丰舰。孙中山在永丰舰再召开會議，以便应付，同时飭令各舰长戒严准备，随时准备痛击陈軍进攻，弹药用尽时，則用斧刀肉搏，气喉噴射，如不取胜，各舰則开足馬力，向永丰駛冲过来，大家同归于尽，以殉革命。會議时大家非常紧张激昂，各人意志也非常坚强团結。永丰舰困在白鵝潭日久，供应困难，舰上所用原料将近用尽，地方团体，沙面領事又出头奔走調停，力劝以地方和人民为重，并亲到永丰舰向孙中山面請，孙中山乃接受各方面的調停意见，率領总统府的

一部職員，和各艦的高級人員，离开永丰軍艦，搭船往香港去了（后永丰艦改名中山軍艦以資紀念）。

陈炯明随后改委陈永善接充水上警察厅厅长，管理各艦艇。滇桂軍入粵，赶走陈炯明，滇軍委麦胜广接任江防司令（水警厅改为江防司令部），同时大元帅府委陈策为江海防司令。陈策去接任，被麦胜广阻止不允交出，陈策乃率領江大、江汉、广亨、龙驤、东江等大小軍艦廿余艘，离开广州，到达新会县的北街集中，設江海防司令部在北街，在大本营駐江办事处领导下与討陈的粵軍部队取得联系，派出艦队防守西江一带。这时陈策所轄的艦艇，只是一部分，仍有些留在广州，还有机件待修的艦艇停泊广州，滇軍則又利用这批艦艇，仍設江防司令部于广州，委杨廷培为江防司令。在这一个时期，广东出现了两个江防司令部，陈策所轄各艦，只能行駛西江一带河道，不敢闖进入省河，杨廷培所轄各艦，也只能在广州附近行駛，亦不敢駛进西江河道。

陈策的江海防司令部，經費方面，則由大本营五邑財政处拨給，但是拨来的不够开支，乃自筹以补不足。因此陈策常派小艦去同商人拖运，或护航，所得收入拿来補助部的經費。有一次，派出两只小艦，去中山县屬的金斗湾，代商人拖带谷船回江門埠，艦到金斗湾，与当地駐守防軍，因爭运而发生冲突，中山县长朱卓文，認為金斗湾是中山县所屬，是中山县的权利，并飭該地駐防軍警将陈派去拖谷的小艦扣留，艦上員兵回北街，向司令部报告，陈策乃派參謀长陈庆云率領陆战队，并帶同江大等艦前赴金斗湾，用武力夺回拖谷的艦，并将該地駐防軍繳械，乘机前进攻入石岐城，（中山县城）赶走了县长朱卓文。朱卓文离开石岐后，到大元帅府控告陈策，孙大元帅認為陈策这样做法是不对的，下令免

去陈策的江海防司令职，另委林若时接充。林若时上场不久，东路討賊軍总司令許崇智回广州，奉命成立建国粵軍总部，接管所有大本营直轄的粵軍部队，內設舰务处，委招桂章为处长，林若时也同时下台。

招桂章接任舰务处长，点收林若时和杨廷培任內所有舰只，但是舰艇經過多时沒有修理，多已损坏，飞鷹軍舰也因损坏机器，日久失修，停泊在黄埔河面；建国粵軍总部參謀长蔣介石，曾在會議上，提議拆卸飞鷹軍舰上的軍械，拨交陸軍使用，招桂章反对，在會議中，爭論甚烈。招桂章拍案反駁蔣介石，因此蔣怀恨在心，后来蔣为扩张自己势力，实施独裁，扣留熊克武、杨錦龙、梁士鋒、梁鴻楷、张貞等，另委自己的心腹分別接充他們的职位时，乃将招桂章、一并撤职扣留，押送虎門炮台之上下橫档炮台孤島禁閉。

一九二五年七月，国民党为适应革命的发展，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，随后即改編駐粵各軍为国民革命軍，同时撤銷建国粵軍总司令部和舰务处，成立海軍局。由斯美諾夫充当局长（苏联人）該局設有顧問，加烈（苏联人）充当該局顧問，他的夫人由苏联来广东，途过福建省厦門，被督軍孙传芳所属扣留，消息传到广州，加烈知道，設法去营救，因同海軍局长斯美諾夫商議，斯美諾夫乃派民生軍舰，着他乘民生舰去福建，与孙传芳开交涉。民生舰駛到福建省的鼠山海面，遇着狂风，船小浪大，不能前进，乃轉舵回韶安湾避风。民生舰駛达韶安湾口，遙见有一艘北洋軍舰停泊在这里（这时中国南北未統一），加烈看见即和民生舰长舒宗鑑商議騎夺該舰，命民生舰駛近北洋舰（舰名海鷗），加烈亲自帶領民生舰員兵，乘舢板登上海鷗舰，立即將該舰員兵監視（舰长不在船上岸去了，乃繳收該舰軍械，在民生舰員兵

監視下，即令該艦士兵起錨隨民生軍艦一齊启航，駛回廣州。在海軍局時，各艦都組織艦黨部，派有黨代表到艦上指導。黨部內設有圖書館和文娛部，在每日下旗後，艦上開始打起大鑼大鼓來，或演白話劇，員兵一起參加，每周還有專題討論，黨代表出席指導。

其後海軍局改為軍事委員會海軍處，委林振雄任處長，遷辦公地方於黃埔（即長洲）蝴蝶崗，林到任後大更動艦上人員，大艦則撤換艦長或副艦長（因艦長副艦長一齊換是不能駕駛艦的）。小艦艦長則全部撤換，改委黃埔陸軍學生來充任。林振雄以為這樣做可以巩固自己的勢力，但是陸軍人員對於河道不熟識，又欠水上常識，結果發生不良的事故，艦長因不識艦的性質，又不會管理艦上的人員，艦上有些壞的員兵，就乘機勾結岸上的壞人，有時在艦上聚集，有時去岸上干坏事，艦長不注意到他們的行動，以為是朋友到艦上寄宿，不要緊，這樣這些壞人就有機可乘，他們綁起艦長，駕駛本艦去行劫商船或輪渡，當時曾被騎劫過有江大艦，還有幾只小艦，打劫過絲艇及鄉渡，本來兵艦是保護水上交通和治安的，但這樣一來，輪渡和商旅見河上兵艦，無不戒心，或嚴陣以待，一時河道大亂，鄉渡也常聞被打劫，因此林振雄被撤職，另委潘文治為處長，潘文治的愛人是浙江省人，和蔣介石的夫人（陳潔如）相識，處長是走內綫得來的。

一九二七年蔣介石背叛革命後，國民革命軍內部發生混亂，先一年參加北伐的張發奎於是年秋班師回粵，不久受汪精衛唆使，趕走了廣州政治分會主席、第八路軍總指揮李濟琛。海軍方面乃撤了潘文治職，委馮肇銘為廣東軍事委員會艦務處處長，以繼潘文治，而處理江海防務，馮肇銘上

场，即撤原任飞鹰舰舰长舒宗鎣职，改委黎鉅鏐为飞鹰舰舰长，黎鉅鏐約同舒宗鎣到舰接任，被舰上員兵反对，黎鉅鏐不能到任，过了几天，舒宗鎣同舰上員兵駕駛这舰，由內河偷渡，繞避虎門炮台出走，駛达汕头，寄泊河面，与拥护李济琛的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、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取得联系，自此飞鹰舰乃泊在汕头河面。张发奎到广州，即移师向西江出发进攻广西桂軍。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后，馮肇銘派江大、安北、宝璧等舰在省河掩护李福林軍，由河南过腊德登陆，屠杀革命人民。一九二八年，张发奎又被拥李的部队迫走，李济琛回粵，复任国民革命軍第八路总指揮广东省政府主席，掌握了广东軍政权，馮肇銘离粵他去，委陈策为海軍司令，舒宗鎣为副司令兼飞鹰舰长。这时舒宗鎣又回舰上，即駕駛飞鹰返回广州。李济琛在粵，倡議两粵一家，陈策也常与他往来甚密。至一九二九年，李济琛、陈策等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會議和編遣會議。李济琛在南京被蔣介石扣留于湯山。陈策、陈庆云、张惠长等在南京受了蔣介石的密令，极力支持陈济棠回粵接长軍政首长討逆軍第八路軍总指揮。陈济棠在南京未动程之前，陈策等已由南京拍密电返广州，約定期間，着司令部預派海虎軍舰到香港接他。海虎舰由香港駛返广州时，与陈济棠同来，陈济棠即在海虎軍舰上宣布就第八路軍总指揮职，因而构成两广軍閥大混战，陈策为支持陈济棠起见，下令所属准备作战，拟派遣舰队开赴西江上游，以截止广西軍隊东下。当时海軍副司令舒宗鎣，參謀长陈錫乾，秘书长袁柳溪等，均以事前絕未有商酌，忽而发生这样的行动，认为陈策无非为着陈济棠一人設想，这样做，大家均不同意，秘密商議，反对陈策这种行动，就乘派舰队出发西江的机会，离开司令部到飞鹰軍舰，

提出最后的规劝，陈策不但不听，且与陈庆云商派飞机轰炸飞鹰舰，连下数弹，均未命中。陈錫乾和其他重要部門主管人員約十余人，及在西江途中的江大、江固等舰长，得此消息，均不直陈策所为，乃弃职轉乘小舰去香港。舒宗鑑等去后，陈策乃乘坐中山軍舰率同內河各主力舰大小共十余艘，开赴西江截击广西軍入粵，时广西軍已到西江广利青岐一带，正想渡北江前进，舰队由三水河口，駛上黃塘墟芦包等处作战，截断西軍，广西軍不得渡河，乃轉向大塘墟半夜偷渡，向白赤坭方面推进，終被粵軍击败，退返广西。自此以后，陈济棠稳居广州，逐漸扩軍，巩固自己势力，陈策也想增强軍力，在香港买了一只商船回来，装上武装改为海瑞軍舰，另又接收了日前李济琛新建的坚如、执信、仲元、仲愷等四艘鉄甲浅水舰，以充自己势力。在这时，往来南海一带的商輪，常在拜亚士湾，(后改称为大亚湾)海面被劫，香港以此为籍口，說該地藏匪，常派出兵舰到該地搔扰，陈策在平海地方設立一电台，派陆战队一連駐守，另派一舰常川駐防于大亚湾，从此就沒有发生打劫商船事故了。

一九三一年，蔣介石扣留胡汉民于湯山，古应芬回粵，策动各方反蔣人物，在广州組織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會議，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蔣政权相对抗。委陈济棠为陆軍第一集团軍总司令，李宗仁为陆軍第四集团軍总司令，陈策为海軍第一舰队总司令、张惠长为空軍总司令。陈济棠任第一集团总司令后，扩充成立有三个軍，掌握了广东軍政大权，但对海軍陈策、空軍张惠长不甚放心（认为太子派），常存去陈策和张惠长之心，而陈策和张惠长彼此往来甚密，也不是忠心与陈济棠合作。

一九三二年，陈济棠乘张惠长去南京、离开广州之际，